本故事基于网游《剑侠情缘》，以本人玩《剑侠情缘》的经历并再加以想象编造的。故事中所有事件均是游戏加想象，其中有关的历史和人物可能不符合史实。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一段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无须去考证。

另外文中可能会大量借用游戏中玩家的“姓名”，而相对应的事件也可能不和游戏中“真实事件”相同，文中所以人物皆为剧情需要所设计，并无包含本人对玩家的褒贬之意，希望2004年3月以前《剑侠情缘》8区1服所有朋友和“仇人”理解。

;

冷逸风轻咬着下唇，从腰间掏出最后一粒金疮药，这种金疮药是习武之人必备的，有止血并缓解肌肉疲劳的功效。虽然已毫无把握杀出重围，但是如果不顾一切地逃走，上天眷佑的话，逃出生天也不无希望。但是作为一个天王的自尊不允许他逃跑，更不允许他投降，这几年在洞庭湖天王帮总舵的生活让他变得坚强，几年的耳濡目染使他身上也开始凝聚起了天王独有的那种霸气，虽然这点霸气还不足以掩盖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脸上的稚气，却也使围住他的那伙山贼不敢贸然上前。

帮主杨瑛常说：男子汉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她也不过是个刚十八岁的少女，却负担起了天下第一大帮派的所有帮务。虽然只是个刚成年的少女，但举手投足间的那种英气却不输于帮中任何一个高手。

想起帮助杨瑛，冷逸风就像是注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吞下金疮药，猛然将倒拖着的钩镰枪横在胸前，嘴角微微向上扬起，嘴角上干涸了的血块随着他淡淡的笑龟裂，剥落，众山贼莫明地后退了两步。

局面就这样的僵持，冷逸风不主动攻击，二三十山贼竟也不敢上前。虽然山贼还未主动出击，逸风已知道自己今天必然会丧命于此，童年的往事一幕幕地在脑海里掠过。

逸风出生在一个边陲重镇——朱仙镇，这里北临汴京，汴京背靠黄河，退无可退，占此地而保汴京对金国来说非常重要；而南又是襄阳，对宋来说也是不可丢失的前线阵地。两国在这个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镇创造出了一个人间炼狱——宋金战场。这个小镇没有国籍可言，宋朝大军杀到，这里就属宋，金国铁骑踏过，这里就属金。

十年前，这里是一个外貌的港口，除了镇里小小的衙门和镇外驻扎的宋军大营之外，没有其他的设施表明这是宋朝的领土。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聚集在这里，宋金百姓相处融洽，好不繁华。

逸风每天和好朋友胡楚昊一起放羊，玩蛐蛐。饿了，啃两口娘烙的烧饼；渴了，掬两捧溪水；困了，草地为席，蓝天为被，白云为枕，美美地睡上一个下午。每天傍晚把羊群赶回家，爹娘也从田里回来了。爹总是笑呵呵地从怀里掏出为逸风做的玩具，有时候是竹蜻蜓，有时候是弹弓；娘会给他做他最爱吃的干煸四季豆。过年卖了羊，娘就会给逸风添几件新衣服。一家人虽然不富有，但和睦而快乐。

爹，娘，逸风就要来找你们团聚了。冷逸风忽然暴喝一声，疯狂地催起内力，钩镰枪受内力催动如灵蛇般地舞起。也许是受冷逸风情绪所影响，天王帮的入门武功“回风落雁”威力暴增，钩镰枪刚一舞起，旋即就有一个还未来得及反应的山贼倒在枪下。

众山贼立即退后一丈，纷纷举起武器防御。逸风一心只想杀个痛快，然后痛快地死，反身往山贼最密集的方向扑去。山贼头子看出了冷逸风的想法，大喝一声：这小子要拼命，大家一起上，乱刀把他砍了。

冷逸风一怒，跃起三尺，枪头直指声源处，又是一招“回风落雁”，山贼头子举刀就挡，虽然这招被他档下，却震得他虎口爆裂，大刀险些脱手飞出。山贼头子暗暗一惊，这毛头小子小小年纪竟有此内力，今日要是让他逃脱日后要是寻上门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大吼：取此小儿首级者，赏黄金百两，美女十名。

众山贼陡然来了精神，纷纷举刀上前，冷逸风回身将靠得最近的山贼挑倒在地，吼道：去向阎王爷要你的赏钱吧。话音刚落，左肩一沉，已然中了一刀，砍中他的山贼已再次将鬼头刀举起，眼看来不及回枪，逸风只能用右手肘将山贼磕倒，十数斤重的铁枪却也脱手落地。

众山贼见逸风已手无寸铁，纷纷嚎叫着冲上前，逸风眼神一暗，自己是个专修枪法的天王，无枪在手确实已没有了还手之力，只能左闪右避，十分狼狈。

冷逸风再一次催动内力，内力源源不断地从丹田涌出，双拳上青筋像小蛇一样凸起。这些山贼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能杀一个是一个，就算死在这里也算为国为民尽了点微薄的力量了。想到这里，逸风以左手格开砍向他的刀，右拳乱轰，瞬间又击倒几个山贼。不过左手上已然全是刀伤，血从拉开的肌肉里喷涌而出。

山贼头子大惊，喝道：大家退开，别和他硬碰硬，他现在大量失血，我们拖死他。众山贼立即闪出两丈，但还是将冷逸风围在阵中。

冷逸风也感觉到生命正在一点点地从身体里逸出，眼睛已经开始看不清众山贼的面目了，脚也开始乏力。右脚一软，一个踉跄，逸风右脚单膝跪在了地上，他赶忙用右手死死撑住地面，尽量不让自己倒下。嘴里的呼吸虽然很剧烈，但已是出气多进气少。死撑了一段时间，就在众山贼面面相觑的时候，冷逸风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有种魂魄正在离开身体的感觉，全身也开始失去知觉，他甚至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右手正撑着地面，也感觉不到左手上的痛。

终于冷逸风完全失去了知觉，慢慢向右侧倒了下去，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自己躺在朱仙镇外的草地上睡得正酣，嘴角还带着点唾液。

朦朦胧胧间，冷逸风看到了五年前的那天傍晚，自己赶着羊回家，刚进镇子就发现镇子里一片狼藉，他甩掉手里的鞭子往家的方向跑去。家已经没有了，只剩下火灾后的废墟，他疯狂地向里面喊爹，喊娘，喊到声音都哑了，却没有人应他。他坐在那片残垣断壁下哭了一整个晚上，爹和娘还是没出现。那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好圆。

第二天早上，来了一队宋兵，一个老兵发现了坐在墙下已欲哭无泪的逸风。他走过来，递给逸风一个窝窝头，逸风没有理他，连眼睛也没望过去。

老兵在他身边坐下来，叹着气说，孩子，走吧，到南方去，金国已经正式向我们宣战了，这里以后绝对不是一个孩子可以呆的地方了。昨天金军来犯时，将军下令关紧营门不得出战，兵力实在差太远了，如果援军今天下午还没到，我们也要撤了，你还是快走吧。

冷逸风站起身，他不想理这些吃着军饷却不敢出战的人，也不想诅咒那些禽兽不如的金兵，他只知道自己什么都没了，爹娘都没了，他想哭，却又哭不出来。他慢慢地向前走，反正也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也不在乎往哪个方向走了。

老兵在他身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记得向南走，走得越远越好。

冷逸风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三个月还是五个月？总之失去家园的痛苦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他更关心自己饿了要吃什么，困了应该在哪里睡。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小村子和几年前的朱仙阵好像，逸风就停下来了。

这里是扬州稻香村，一个暂时还和平宁静的小村子。由于紧临扬州府，这里也算得上是个繁华的小村子。

最近，村子里来了好多江湖上的帮派，听说是朝廷探子打听到金国已派出大量五毒教和天忍教的高手潜进宋境，准备伺机铲除掉帮助宋廷抗金的少林，武当及丐帮等门派，朝廷已经允许各门派在各地公开收取十八岁以下的还不适合上战场的孩子，并教授武功，以便和金国的五毒天忍教抗衡。

几天后，村子的小衙门门口拉起了很多横幅，各帮派开始大肆收徒。很多人怕自己的孩子到了十八岁被拉上战场，就把孩子送去各派里学艺，一时间，衙门口熙熙攘攘挤满了大人孩子。

冷逸风对这些丝毫没有兴趣，一个人坐在大树下乘凉，盘算着等会儿去哪户大户人家打点零工混两顿饱饭吃。一个满脸落腮胡的大汉走过来，问他，孩子你不去拜师学艺吗？逸风冷冷地说，朝廷也不是好东西。大汉哈哈大笑，笑得逸风浑身发毛。逸风正准备起身离开，大汉伸过一只手搭在逸风肩上，逸风便动弹不得。大汉压低声音问道：你恨朝廷？

逸风想，这下糟了，该不是遇到朝廷的密探了吧？都怪自己一时嘴快，自己一定会被当作五毒教的乱党处死。虽说自己孑然一身，没什么好牵挂的，但是对死多少还是有些恐惧的。

大汉再问，那你怎么不去北方？逸风一想，左右是个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金兵更坏。大汉环顾了一下四周，对逸风说，跟我来。逸风想，反正逃也逃不掉，自己又是烂命一条，就规规矩矩地跟着大汉。

一直出了村子，走进一户看起来很普通的农民家，里面聚集了十来个和逸风差不多大的孩子。

大汉关好门，转身对逸风说，金国狼子野心，侵我领土；而宋廷腐败，我见你衣着破烂，是北方过来的吧？

逸风听得满脑茫然，该不是要造反吧。还是悻悻地说了自己的遭遇。

大汉说了半天，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总算给逸风挑明了意思。

最后逸风跟着大汉还有那十几个孩子一起回了天王帮总舵。

天王帮总舵地处洞庭湖一个秘密小岛上，除了专门负责接送帮众进出的船夫和少数几个首脑人物，没人知道天王岛的具体地点。为了保护帮众安全天王帮在南方接收帮众十分隐秘，帮众数目一直也不是很多，但是近几个月在北方收留了很多战争造成的孤儿，帮中人数剧增，竟已超过丐帮。

朦朦胧胧中，逸风开始恢复了一点点知觉，左手上的痛让他几乎感觉不到身体其他部分的存在，有种苦中带有点甜的液体流进嘴里，逸风下意识地把它吞下肚。他想努力地张开眼睛，眼皮却沉重得支撑不起。逸风意识到也许自己并没有死，但是他实在想不到那伙山贼有什么理由不杀他。

;

冷逸风大概做梦都想不到此时自己是住在襄阳的一间客栈里，靠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的肩上，少女正皱着眉头一勺一勺地给他喂药。少女看到他似乎在努力地想张开眼睛，赶紧放下手中的药，轻轻地摇他的肩膀，想喊他的名字，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他叫什么。只得轻唤，喂，喂，喂。

喊了几声，少女看到他没了动静，知道也许他还不会醒来，便把他放倒在床上，并给他拉好被子。随即走到窗边，双眼凝重地望着窗外出神。都晕了两天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真想丢下他不管，但是自己既然救了他，就不该任他这样死去。但要是留下来照顾他的话，自己的任务得被耽搁一段时间了。还好教主没有限定时间，再说要打探到天王岛的具体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小子也是的，不知道怎么去招惹到那伙山贼了，口袋里又没几个钱。虽然模样挺俊的，但是山贼应该不会对这个感兴趣才对啊。看他的样子武功应该不是很强，当时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是他一个人所为吗？什么深仇大恨能杀那么多人却舍不得逃走呢？少女想到这里，皱起的眉头舒展开来，眼里充满了好奇之色。

夕阳西下时，少女一手托起下巴靠在窗框上，脸已有明显的疲倦之色。背后的逸风发出了一声咳嗽，少女立即来了精神，跑到床前，看到逸风已经张开了眼睛，少女轻轻将他扶起，幽幽地说：“你终于醒了”。话里有些备，也有激动。本来有好多话想要问他，现在却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逸风断断续续地问：“那些山贼呢？都杀完了吗？”

少女莞尔一笑，“我以为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应该是‘这是哪里？’或者是‘你是谁？’，你干嘛那么关心那些山贼？”

“他们作恶多端……”

少女打断逸风的话，“要不是我跑得快，你早死在他们刀下了，你不谢我救你一命也就罢了，居然还想我杀那些山贼。带着你这个快死的人，不被杀就不错了，还想为民除害！”

“……”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救了你这种人。你叫什么名字？”

“冷逸风。”

“名字倒是挺洒脱的，可惜做人做得呆板。打不过人就跑嘛，回去好好练练再去为民除害也不迟嘛。”

“你是？”

“我叫婉清。”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钩镰枪？”

“你还是继续昏迷好了，要不是看你满身都是伤我一定狠狠地揍你一顿再教育你什么比较重要，命都快没了还钩镰枪，难不成是黄金打造的？”

“那是……”

“闭嘴，躺下睡觉！”少女愤愤地摔门而出，留下逸风一个人望着蚊帐顶出神。

逸风见婉清摔门而出，却不知道婉清在恼什么。现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呢？想来应该在襄阳附近吧，一个女孩也不可能带着一个伤得如此重的人走得太远吧！这个少女究竟是何来历呢？怎么会从鸡冠峰上把自己救下了呢？都怨自己晕之前没注意到她是如何出现的，不然也许可以从她的武功上看出一点门道。

说起来婉清这次遇到逸风确实有点离奇。她是天忍教一个不起眼的教徒，由于教内高手大多被派出准备对付少林、武当和丐帮，寻找天王岛的任务才会落到他们这一代并未完全成熟的人身上。教主说也可以顺便让他们在江湖上历练历练。也全然不顾婉清自己实际上也是个路痴的事实，把她编进了寻找天王岛的小组。

虽然天王帮处于中立，既不帮宋也不助金。但很难确定天王帮是否会过问江湖事，天忍教决定先找出天王岛所在。能拉拢天王帮固然很好，若是不能拉拢，便铲平天王岛，以绝后患。

于是“侦察小组”分头潜入宋境，不管有无收获，三个月后返回汴京集合。

话说婉清由朱仙镇进入宋境，准备南下襄阳再东进洞庭湖。可走到襄阳城北伏牛山时却迷路了，按理说伏牛山距离襄阳不过五、六里，实在不应该迷路，但是这个路痴拿着地图就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任随坐骑乱走，谁知这一走竟闯上了山贼众多的鸡冠峰。在那里遇到了可笑的一幕——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孩单膝跪在地上，右手死撑着地面，一伙山贼却只敢围着他，也不敢上前——让她对这个就要倒下的男孩充满了莫明的好奇，她决心要帮他一把。

就在男孩倒地那一瞬间，她连续拍出三掌“推山填海”，这种武功说是掌法其实不如说是暗器，因为这种掌法必须配合天忍教特制的暗器使用，这种暗器一旦接触到目标物体就会形成一道五米长、一米宽、两米高的火墙，火墙可以持续的时间却和使用者的内力深厚程度有关。三道火墙准确地形成一个闭合的三角形，把逸风围在中间。众山贼被突如其来的异变吓得目瞪口呆，显然这些山贼从来没遇到过天忍教的武功。婉清迅速跳入火墙内，抄起逸风往山下退，顺手再向后胡乱拍出两掌。众山贼欲追无门。

白马往山下一阵胡乱狂奔，襄阳城便赫然出现在眼前，婉清哭笑不得地进了城。

进城之后，婉清找了家客栈安置好逸风，然后抓药、喂药、敷药外加灌药，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合眼。哪想到逸风一醒来非但连个谢字都没有，竟然还说些稀奇古怪的话，一股无名业火由心而起，愤愤摔门而出。

婉清躺在逸风隔壁的床上，想象这个男孩虽然古怪，但呆呆的眼神和认真的表情却也十分可爱。无名火一消，浓浓的睡意便袭上心头，随即陷入了深沉的睡眠。第二天，婉清依然如前两天一样给逸风换药，喂药，逸风一直红着脸不说话，但是眼里的感激和想要说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表情被婉清看在眼里，险些没忍住笑。

七天过后，在婉清精心的照料下，冷逸风虽然还是满身敷满刀伤药，却已能自己下床走动。七天下来，两人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只是二人均绝口不提师门之事，虽然二人都极想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但又各怀鬼胎，也不敢过多追问。两人谈得颇为投机，又都是在宋金之战里失去父母，于是改以兄妹相称。

又过了三日，逸风身上的伤也好了个七七八八。婉清也有任务在身，便急于告辞，她打点好行装，推门进入逸风房间，却见到逸风也正在收拾行李，看样子也想要离开了。

“风哥，小妹还有事在身，你的伤已无大碍，小妹就先行告辞了。”

冷逸风也想尽快返回天王岛，出了半个月了，再不回去兄弟们该担心了。

“婉妹，大恩不言谢，有劳你这些天来的照顾，多保重。”

“风哥，你左手的断筋虽已接好，但仍要好生护养，珍重。”婉清拱拱，转身离开。

婉清刚走出两步，逸风忽然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把捞起婉清的手。婉清被逸风的举动一惊，赶忙缩回手。回过头来却正好撞上逸风失落的眼神。

“婉妹，今日一别，我们兄妹何时才能再见？”

一句话让婉清心里失落顿生，一股酸楚袭上鼻头，竟险些掉下泪来，婉清忙强忍住眼泪。

“风哥，若有缘，自然会再见。你多保重。”婉清自知此话说得毫无根据，泪水也呼之欲出，赶忙转身离去。

冷逸风收拾好行装，向东而去。由于左手伤势并未来痊愈，也不敢策马狂奔。在逸风前面十来里处，婉清原本也是任马慢慢向东而行，可一想到逸风拉起自己的手时失落的表情，脸微微一红，手起鞭落，坐骑吃痛狂奔，绝尘而去。

洞庭湖，意为神仙居住的洞府，其景色之优美可见一斑。又名“云梦泽”，它北连长江、南接湘、资、沅、酆四水，水域辽阔，物产丰富，湖中的特产有河蚌、黄鳝、洞庭蟹、财鱼等珍贵的河鲜，还有君山名茶、罗汉竹、方竹、实竹、紫竹、斑竹、毛竹等竹类产品，种类亦很繁多。所以渔民众多，湖区周围以及湖中岛上渔村不计其数。但水域复杂，水势不明，浩瀚迂回，山峦突兀，湖外有湖，湖中有山，不熟悉的渔民如果进入湖的深处，也很难再出来。即使是熟悉的渔民也不敢在湖内乱闯，湖里的鳄鱼毒蛇对小小的渔船还是有很大威胁的。

天王岛的艄公基本上是从小就开始跟上一代艄公渡船。共设十二个暗哨，每一个暗哨配有五名艄公，五只渡船。每个暗哨的艄公都只知道一条水路进岛。帮众也分为十二批，任何一个帮众入岛只能从固定的暗哨进入。且不能带任何人进入。渡船船舱内以铁皮覆盖，一旦进舱便与外界隔绝。如果发现有船跟踪，不得进入天王岛五里范围，实有紧急情况的可由岛西的八卦阵进入。岛西有个暗礁群，杨瑛的父亲当年在此设下八卦阵以策安全。为防朝廷大军来犯，天王岛所有可以登陆的位置均设有炮台和箭阵。由于帮规严格，帮众齐心，建帮百余年来，天王岛未曾有失。

湖西渔村是洞庭湖周围众多渔村中最大最繁华的一个，由于从襄阳过来的大批游客会在此落脚，所有这个人口只有数千的小村却设施齐全，又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游客推动服务业更加发达，这个小村子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中。

艳阳高照，村内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路边小贩的叫卖声，茶楼酒店里小二的吆喝声，游客们的嬉笑声浸得一条小小的街道热闹非凡。

位于村口的茶楼上，一位绿衣姑娘倚窗而坐，两眼望着窗外湖天相接只处，眉头微皱。少顷，轻轻叹气。

茶楼西北角上，静径地坐着一名男子，男子二十岁左右，身材结实，魁梧，一副书生打扮，钵大的拳头似乎和他的衣着不太协调。男子左手轻压在桌边一柄折扇上，右手慢慢端起茶碗，抿一口又轻轻放下。虽然轻拿轻放，但行家一定可以从他端茶的动作看出他的外家功夫不弱。

男子见婉清的目光转向自己，微微一颔首，婉清也轻轻地点点头，皱起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婉清正欲上前，男子却摇了摇头，递过一个眼色。

婉清赶忙坐下，环视四周，除了东北角上一个身批红色袈裟的老和尚正在闭目养神之外，其他人并无可疑之处。不过既然师兄递了眼色，婉清也不敢妄动，只是怔怔地望着师兄。本来是想和师兄商量一下寻找天王岛的办法，诺大一个洞庭湖，自己确实不知道该从何找起。现在师兄这样实在不知道是何用意。

和尚忽然起身，径直向男子方向走过来，却并没有带上靠在桌边的搅海棍，看样子并无恶意。走到男子桌边，和尚双手合十。

“施主身材魁梧，应该是北方人吧！”嘴唇只微微一动，声音却如洪钟而出，可见内力不浅。而桌边的搅海棍也印证了这一点。搅海棍棍身七尺有余，重量四十余斤，非一般人可用。

男子起身拱拱手，不卑不亢地回道，“不知大师有何贵干？”

和尚微微一笑，“施主此言差也，应该是施主有何贵干才对。”

气氛骤然紧张，众茶客见状立即如鸟兽散，原本热热闹闹的茶楼顷刻之间就只剩下婉清等三人。

男子忽然抓起折扇，向和尚虚架一招，随即从窗口跃出。和尚不敢怠慢，连搅海棍也没拿，纵身而出。婉清也赶忙跟上。

三人你追我逐，到了村西的桃林里，男子窜上一棵桃树，返身下来的时候手上已赫然多了一对裂心锤。和尚先是一惊，随即大笑。

“施主不战而逃，原来是将兵器藏匿与此。”

男子轻喝一声，伸在儒袍外的双手随声变成暗红色。

“未知大师近日一直跟着我是何用意？”

和尚似笑非笑，右手轻捋胡须。

“果然是‘火莲焚华’，天忍教独门内功，不知施主今日现身洞庭湖有何目的？”

“哈哈，大师好眼力……”说话间，男子暗将内力注如裂心锤之内，猛然向前跃出，左锤虚攻天灵盖，右锤直取心窝。这招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却大有来头，除非接招者功力远远高于发招者，否则决不可硬接。左手看似虚招，但攻击时虚可变实，实也可为虚。虽然中招者不会立即受伤，但是可产生短暂麻痹的效果，使对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和尚似乎看出了这招的来头，急退三长有余，无论虚实，一律躲开。

“好一招‘悲酥清风’，可惜还欠些火候。”

男子暗暗一惊，这老和尚似乎对天忍教的武功了如指掌，看来是遇到了高手。最好的办法还是放弃主动进攻，等和尚进攻的时候找准机会下手，务求一击即中。和尚搅海棍不在手中，进攻起来或许不会像闪躲一样得心应手。想到这里，男子立即站定，体内“火莲焚华”也再提了两成。

和尚见男子放弃进攻，不由得心生佩服，这个少年虽然招势内力还略显稚嫩，但应该有不少实战经验。“火莲焚华”内力一旦催动，浑身肌肉坚硬如铁，可以减轻自身伤害甚至反弹对手的力道并给对手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在打持久战的时候尤其实用。

不过“火莲焚华”有一个缺点，就是即使将这种武功练到最高境界，护体真气也不可能越颈而上，所以头部是最脆弱的。但和尚似乎不知道这一点，旋即运起佛门“狮子吼”内力，钵大的拳头雨点一样地砸过来，快如流星。男子本是左锤护头，右锤护胸，但拳速实在是太快只好拼命举起双锤护住头部，中门大开，胸口便硬生生地吃了几拳。虽然有“火莲焚华”护体，男子仍然被乱拳砸得狂退五丈有余。而“火莲焚华”的反弹作用好像对和尚没起任何作用。

男子大惊，一招毫无花样的“行龙不雨”竟然竟自己逼得如此狼狈，要是，有“火莲焚华”护体，很可能仅仅一招自己就倒地不起了。按照自己以前和少林弟子交手的经验来看这个和尚的功力远远在自己之上，若没有“狮子吼”内力的扶持，“行龙不雨”的威力不可能如此之大，速度也不可能快到自己防不胜防的地步。

和尚微微一笑，看来是发现了什么。男子暗自吃惊，这个和尚确实厉害，仅仅一招，“火莲焚华”的弱点就已暴露无疑。正在思索如何应付之时，和尚变拳为爪，身体如离弦之箭一般急射而来，男子立即看出了这招便是“龙爪虎抓”。少林派极为刚猛的武功之一，出爪快如闪电，威力大如惊雷。

男子不敢怠慢，双锤齐出，一招“厉魔夺魂”呼啸而出。但是这招男子仅练了半月不到，而且都是在南下途中抽空所练，没有师傅从旁指点，所以不知道应该如何发挥出这招的威力。和尚格开男子右锤，右爪硬生生抓上左锤锤身，左锤应声而落。男子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和尚左爪又至右锤，右爪直取男子咽喉要害，男子连忙顺势倒地。虽然小命是保住了，但右锤却不知不觉之间到了和尚手上。

仅仅是电光火舌间，男子便败了，而且毫无还手之力，狼狈至极。

和尚翻身落在男子倒地处一丈开外。

“施主这招‘厉魔夺魂’若是练得炉火纯青，或许有机会和老衲打成平手。施主年纪轻轻兵有此成就，老衲好生佩服。”

男子颓然道，“败军之将，无话可说。”

和尚哈哈一笑，“那么敢问施主，你此次洞庭湖之行所为何事啊？”

冷逸风走了几日，总算到了西村西面的桃林里，几天连续的赶路加上身上的伤让他看起来有些疲倦。左手上正在愈合的伤口一直奇痒无比，今天伤口却不再发痒，大概是新肉已经长全了。连续几天都没换药，药也应该没有药效了。

逸风随意找了棵树，悠闲地靠在树下拆开包扎在左手上的布条。山贼一战的伤也总算痊愈了，心里说不出的痛快。但钩镰枪在这一战中丢失，自己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练功了。

一想到好久没有练功了，逸风拣起一根树枝舞动起来。虽然树枝不及枪那么长，但是也可勉强当作枪来使用。逸风微微催动内力，一股刚气从丹田之处涌出，立即充溢全身。挺“枝”一刺，好漂亮一招“回风落雁”！逸风正要加强内力，却发现左手筋脉似乎有点不通，内力一旦加大，就不能通过手腕。左手就显得有些乏力。

逸风想想婉清曾说过已接好了自己左手的筋脉，想来应该是自己的皮外伤已经痊愈，但是筋脉却并未完全长好的原因。也不多加追究，悻悻地坐下。

婉清虽然只是远远地看和尚与师兄之间的较量，并没有看清和尚是如何将师兄打倒的，但是师兄在同一代弟子中资历是最高的，和尚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将师兄打倒，实力非同一般啊。自己要不要上去救师兄呢？明显自己不是和尚的对手，硬碰硬是肯定不行的，用救逸风的方法来救师兄，可这和尚毕竟不是那群笨山贼，自己的“推山填海”恐怕是阻止不了他。就算侥幸把师兄救下了，以自己的轻功未必能全身而退啊。不去救？毕竟是同门师兄妹啊，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师兄被人杀了呢？无论如何搏一搏吧。

婉清装成过路的人，走到二人跟前，用怪异的目光看着躺在地上的师兄，看师兄的样子虽然是受了点伤，但是应该没有大碍。

婉清装作好奇的样子对和尚拱拱手，“大师，这人是？”

和尚笑笑，“事不关己，请姑娘不要多管闲事。”

婉清歉意地笑笑。转身走出一丈，忽然发难，和尚和男子之间瞬间燃起了一道火墙。和尚一楞，男子和婉清已然掠出三丈有余，和尚赶忙跟上。

婉清和男子一路狂奔，跑出里许，和尚一个翻身跳到而人前面。雷霆般喝道。

“想不到姑娘小小年纪，竟然也是天忍教徒。”

这一喝夹杂着“狮子吼”内劲，排山倒海地涌过来，婉清努力稳住身形。男子新伤加旧伤，喷出一口鲜血。

十丈之外，正在树下打盹的冷逸风也被这一喝惊醒。冷逸风迅速起身，只见十丈外，一男子坐在地上似乎是在运功疗伤，一个绿衣女子和一个红袈裟的和尚僵持着。绿衣服女子正好背对着自己，背影十分眼熟。和尚一脸愤怒之色，好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愚弄。那一喝应该是和尚发出，如此精纯刚猛的内力，应该是源与少林。

逸风正想上前一探究竟，和尚却已出手，好猛的招式——“龙爪虎抓”。少女不敢怠慢，身形微微一避，火球从她身上四散而出，由于和尚靠得太近，大部分的火球都打在和尚的身上，和尚赶紧退开。

“烈火晴天”！这女子是天忍教徒，逸风暗暗一惊，自己怎么会觉得一个天忍教女子的背影很眼熟呢？也许是看错了吧。

和尚马上又发动第二轮进攻，还是一样的招式，速度却快了三分。女子想用同样的方法反击，但是这一避却没有避开。虎爪击中女子右肩，女子身形不稳，又是一掌拍在背后。女子被震出一丈开外，摇摇欲坠。

逸风暗生恻隐之心，虽然是天忍教徒，可是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不至于下如此毒手吧。逸风忙飞身上钱扶住女子。

“婉妹！怎么会是你？”

婉清的身体微微一颤，怎么会在这里遇到逸风，这次逸风一定知道自己是天忍教徒了。婉清轻轻将冷逸风推开，“风哥，你走吧。”

逸风一怔，眼看着婉清强撑着身体，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是个天忍教徒。虽然说天忍教和天王帮并无冲突，但是天忍教帮助金国攻打大宋，即使宋朝昏庸无道，可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国家啊。逸风忽然有种民族大义当前的感觉。

看到这一幕，和尚哈哈大笑，“想不到天忍教这次派了那么多人到洞庭湖。”

婉清强撑住身体，暗器已然在手。强运内力，一口气没提上来，却喷出一口鲜血。

冷逸风见状，赶忙把婉清扶到树下，“婉妹，你休息一下，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婉清很感激逸风愿意帮自己，却也知道逸风决计不是和尚的对手，更不忍把逸风牵扯进这场是非之中。

“风哥，你走吧，这是我们的帮派恩怨，不关你的事。”话未说完，却已潸然泪下。

逸风朝和尚拱拱手，“晚辈不知大师与这位姑娘有何恩怨，但这位姑娘曾救过晚辈，还请大师能放过这位姑娘。”

和尚愤道，“天忍小儿，诡计多端，又想来愚弄老衲，老衲不会再上当了。”

逸风无可奈何道，“那就得罪了。”

逸风抄起刚才用来当枪的树枝。和尚见逸风并不使用天忍教护体神功“火莲焚华”，不知逸风搞什么鬼，立即把功力催到最高，准备先试探一下逸风的功力。

逸风挺“枪”一刺，树枝还没接触到和尚，和尚大惊，闪身退出三尺。

“‘回风落雁’！你怎么会天王帮的功夫？”

冷逸风也不作答，只把树枝舞动得更快。和尚却只是一味闪避，并不还手。

和尚想，天忍教这些人诡计多端，该不会是故意使用天王的招式来欺骗自己吧？虽然说各个帮派的武功都需要自己特别的内功来支持，但是如果只是使用这个招式的话，也可以耍得有模有样。但是这小子的“回风落雁”使得一气呵成，威力也不弱，应该是长期苦练天王内功的人才使得出如此的“回风落雁”。莫非天王帮已经和天忍教联合？帮主杨瑛是个明事理的人，就算不帮宋，也不会改为帮金。否定了天王帮的问题之后，问题应该只出在这个小子身上了。

和尚暗下决心，一定要逼这个装作是天王的小子使出自己本派武功。犯不着为了一、两个天忍教弟子和天王帮拉下脸。

和尚大喝一声，一手“行龙不雨”呼啸而出。这一招大概用了八成的内力，虽然不至于一招毙命，但是要接下这一招，这小子应该要用“自己的武功了”。

和尚忽然反击，刚见识过了和尚和婉清交手，逸风不敢怠慢，却也不敢硬接。只敢以躲避为主，再辅以“回风落雁”格开躲无可躲的拳影。

和尚一惊，这小子的“回风落雁”耍得和真的天王几乎毫无区别，看来要逼他出真招，得用更猛的招式了。

和尚急催内力，“行龙不雨”速度暴增。冷逸风左闪右避，显然已跟不上和尚进攻的速度，和尚忽然跃起，手肘向下砸下，冷逸风举“枪”便挡。但这一砸的力量远远超出树枝可以承受的力量，被逸风当作枪使用的树枝应声断成两截，逸风也被当胸砸中。

天王的招式是本着最简单实用来创造的。用枪者主修速度，以刺、挑、扫、格挡等基本动作组成；练锤者修力量，招式动作更为简单，主要以攻击力取胜；练刀比练枪更加灵活，但刀攻击力比枪锤稍弱，所以招式和技巧上要求更高。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武器的天王都没有过多花哨的招式，均以最简单、最熟练、最实用的招式克敌。一个基本功练得好的天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美的天王。但正是因为讲究简单、实用和熟练，却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天王几乎不能使用自己习惯了的武器之外的任何兵器，如果使用，杀伤力大幅度减弱。如果没有武器在手，天王更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原本当作枪使用的树枝被砸成了两截，本来就以落于下风的逸风更是不知如何应付，只是一味闪避。和尚的内力远高于逸风，逸风开始觉得很难应付，左右闪躲间，连连中招。

和尚见逸风仍是只用天王武功，心里顿生疑惑。难道这小子真是天王帮的人？但要说天王帮和天忍教已经联手的话，自己是万万不相信的。

疑惑间，“龙爪虎抓”却自然而然挥出，“狮子吼”内劲的催动下，这爪的速度自然是奇快无比，顷刻之间已然到了逸风眼前。

冷逸风见已是避无可避，慌忙中狂催内劲。但是自己本是个使枪的天王，对这“双手武器”是毫不了解，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巧劲，只好不遗余力。内劲从双手注入两根树枝，自己的性命就看这一挡的结果了。

可是左手上内力却不能完全自如地注入武器，要是不注入内劲，这枝条恐怕不堪一击。由此看来自己的断筋还是没有完全愈合。但和尚这一击是来势汹汹，要是挡不下来，怕是不死也得重伤。

冷逸风忙狂催内力，内力不断地冲击着左手的“瓶颈处”，但刚接起来的筋脉并不能通过太强大的内力，气劲便堆积在断筋处。逸风一急，再次加速催动左手内力，气劲不断涌上，在断筋处形成一个“气球”。左手上已经愈合的肌肉处慢慢鼓起，似乎有人在往里吹气。

眼看和尚身形欺近，虎爪已至眼前，逸风忙闪身避开，右手持“枝”护在胸前，左手却不受控制地向前伸出。忽然间障碍突破，“气球”破裂，内劲狂冲而出。

“‘无心斩’！”和尚惊呼一声，虎爪嘎然而止。一愣间，冷逸风左手的树枝已击中和尚。和尚立即飞退三丈。

这一击似乎牵动了逸风体内所有的劲力，一瞬间劲力像决堤的洪水倾注而出。冷逸风想敛住气劲，气劲却不受控制向左手上涌出。内劲一泻而空，冷逸风随即觉得浑身无力。

三丈之外，和尚并未受重伤，只是惊诧地看着逸风，眼神里全是疑惑。但是这一招确确实实是天王帮进阶武功“无心斩”，看来这小子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天王帮弟子。天王帮的“回风落雁”可能容易学到，但是要学“无心斩”应该是不可能的事。虽然说天王帮应该不会帮助天忍教教徒，但这小子和那个天忍教的妖女之间似乎是有写纠结。毕竟现在天王帮动向不明，决不能因为一、两个天忍教徒而破坏了天王帮中立的局势。

冷逸风怔怔看着和尚，思索着如何应付下一轮的进攻，现在自己内劲已然用尽，若是和尚现在攻来，怕是凶多吉少。

“失主既然会天王帮‘无心斩’绝技，想来定是天王帮弟子，老衲却有一事未明，不知道为何施主要护着这两个天忍教徒？”

“……”冷逸风也不知该如何作答才好，自己与婉清相交之时确实不知道婉清是天忍教教徒。毕竟救命之恩，怎可不报？而且几日来，婉清与自己已然情同兄妹，要自己眼睁睁看着婉清被杀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不管她是不是天忍教徒。

冷逸风暗暗叹了一口气，“大师，请吧！”

和尚却没有出招，左右权衡后，和尚转身离去。

;

和尚飘然离开，就像是有人拿开了压在冷逸风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支撑着他的力量也随之而消失，手里的两根树枝也随力量的消失而落地。

逸风回头看看婉清，婉清见他回头，赶忙把目光从他身上转移开。冷逸风低下头，想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说话，默默地转身往码头方向走去，婉清似乎想叫住他，却又没有开口。她知道也许对于逸风来说，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是国家的敌人，这是一个太难接受的事实。

婉清也只好扶起师兄，往村子里走去。

逸风匆匆冲进天王帮的大门，直奔号令台，地护法夏诚已在此等候他多时了。看到逸风到来，夏诚赶忙迎上去。

“逸风，你在岛外一战我已经听说了。那两个天忍教徒是怎么回事？”

“禀护法，那少女曾救过弟子一命。”

夏诚点了点头，“逸风，你跟我来，帮主要见你。”

夏诚带着逸风直接进了帮主杨瑛的内室，通常帮助接见帮众都是在外面的大堂里，逸风也是第一次进大堂的里间。

里间古色古香，所有的桌椅都是用清一色的红木制成。里间的布置和大堂完全不一样，大堂的上座只有帮主一个人的座位，而里间却有两个上位，更像是一般的民居，虽然没有大堂一样恢弘的气势，却显得更加温馨。更有一个家的味道。

杨瑛款款走出，招呼冷逸风和夏诚坐下。关切的眼神望着逸风，“逸风，这次你出岛近两个月毫无音讯，兄弟们很是为你担心，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冷逸风把两个月来的事向她说了一遍，杨瑛一直眉头紧锁，也没插嘴说什么。末了，单是说了句；“你匆忙赶回来，一路上又发生这么多事，你先去休息一下，顺道给兄弟们讲一声你已经安全回来了，免得大家担心。”

逸风起身告辞，回自己房间洗了个澡，倒在床上回忆这些天来的点滴，心乱如麻。沉沉睡去。

待逸风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夏诚坐在桌旁显然已经是等候多时了。逸风赶忙起身，“夏护法，有什么事找我？”

“逸风，帮主已经等你很久了，她吩咐你休息好了之后直接去见她。”

帮主召见，冷逸风自然不敢怠慢，胡乱梳洗一番便出了门。

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晚霞红遍了半边天，太阳像红色的\*挂在湖天相节之处。红墙黄瓦沐浴在红霞中，分外妖娆。天王岛的夕阳就是那么美，但是这次天王岛将要面临如何的危机呢？帮主急着找自己定是自己惹上了大祸。天忍，少林，宋朝，金国，这次也许真的是惹祸上身了，希望不要给天王帮带来祸害才好。胡思乱想间，已到了大堂外。

杨瑛坐在大堂的帮主位置上，两手端着茶杯，似乎在思索什么。眉头深琐，好像是遇到什么解不开的难题。

“帮主。”逸风轻唤。

杨瑛猛然回过神来，“逸风，你来啦，坐。”

逸风点点头，见帮主满怀心事的样子，自己心情瞬间也凝重起来。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逸风，我和夏护法商量了一天，决定让你以后在湖底山洞里练功，出师之间不得出天王岛一步。所有武功由我和夏护法传授给你。”

“帮主，逸风不明白……”

“我们天王帮虽然不是什么所谓‘正派’，但是也不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能落得与天忍教同流合污的骂名。”

“帮主，逸风不过是救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已……”

“逸风，你也知道，众口烁金。你在西村外的桃林救了两个天忍教徒一事已经传遍各大门派，少林，武当，峨嵋，翠烟都派人送信到我们各处的分舵，责问天王帮为何要帮助天忍教。”

“帮主的意思是？”

“从今往后，对外你就不再是天王帮的弟子了。做这个决定也是从大局出发，天王帮虽不惧怕任何帮派，但是天王帮决不能背负卖国贼的骂名。这件事错不在你，但是我和夏护法希望你能为了帮派做出点牺牲。”

冷逸风神情更加黯淡下来，虽然知道帮主做这个决定不是针对自己，但是以后行走江湖便不再是天王帮的弟子了，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杨瑛走下来，一手搭在逸风肩上，“逸风……”

冷逸风抬起头，看着杨瑛眼里尽是犹豫，“帮主，你别说了，逸风都明白。我这就去收拾行装，搬去湖底。”

天王岛湖底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之物，洞内极像是一个人工修建出来的迷宫，且又分为上下两层，上下两层的面积加在一起甚至比天王岛的面积更大。湖的入口淹在三丈以下的水里，找到洞口再向里游三丈左右才是旱地，要想进洞必须既熟水性又熟地形。洞口虽然埋在水下，但洞里有很多极小的甬道和地面连通，所以洞内仍然是氧气充足。洞内冬暖夏凉，有不少水蛇、鳄鱼在此安身。

传说洞深处有个宝物叫做“五彩神石”，相传这块石头通体五彩，有保宅安家的功效。但也有人说五彩神石是洞庭湖镇湖之宝，功效相当于定海神针之于东海，若被人取走，洞庭湖便会不得安灵。又传说湖底洞里有只水怪，每次洞庭湖发生水患都是这只水怪在作怪。不过传说归传说，这个湖底洞里究竟有没有神石有没有水怪也无人知晓，很多人甚至不清楚洞庭湖是否有这么一个洞。毕竟天王岛是个很隐秘的地方，而且就算是天王帮的帮众也大都不知道有关这个洞的情况。

当年杨瑛的父亲发现了这个洞，但这个洞对于天王帮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只是有时会进去练功，里面灵活的蛇可以练身法，强壮的鳄鱼可以练招式。由于杨瑛的父亲把这个洞作为天王帮遇袭时最后的保命之地，所以知道这个洞所在的人只有帮主和几位护法。天王岛百年来并未遭到过大规模的袭击，这个洞一直没派上什么用场。事到如今，要瞒着帮众给冷逸风找个既能安身又能练功的地方，这个洞是再合适不过了。

洞内没有光线，自然没有植物会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要找到生火的柴也是不可能的。柴都是用油布包了再用石头沉下来的，逸风和夏诚两人很费了一番力气才把柴给弄进来。夏诚给逸风介绍了湖底洞的来龙去脉，也包括那些有的没有的传说和故事。并嘱咐逸风尽量住在靠近洞口处，休息的时候也要点起篝火，时刻都不要放松警惕。并约好每天给逸风送一次食物和柴禾下来，临走的时候交给逸风一本名叫“天王战意”的内功心法，交代逸风要是有不解的地方就在洞口等杨瑛或者他来帮忙，交代完便潜水而出。

夏诚爬上水面的同时，逸风也生好篝火，柴火运下来的时候用油布包裹得很好，燃得很旺，逸风却打了个寒战。环顾一下四周，洞口的空间竟然比天王帮的大堂更宽阔，火光映在周围的墙上，嶙峋的怪石忽隐忽现，三丈以外的地方一片黑暗，尤其是往洞内的入口，像是一道通像地狱的门，幽暗而深远。想起在天王岛上练功的日子，和师兄弟们互相切磋，互相提点，累了一起坐下来天南地北地海侃……现在一个人呆在这个不见天日的洞里，到出师之日不知要呆到何年何月，心里纵然不是滋味。

多想倒不如多做，与其在这里伤神倒不如好好练功。冷逸风翻开夏诚交与他的“天王战意”心法，借着火光仔细研究。心法大意为：要想成为一个高手，不仅仅要具有高强的进攻能力，挨打的功夫也必须是一流的。此心法可以气御力，用真气将对手的攻击转移到体外，以达到“续命”的目的。

冷逸风自认不是什么“武学奇才”，不过“天王战意”心法似乎非常简单，不过就是用气护住全身各大要穴和各处筋脉的简单护体气劲而已。不过最后一句“以气导力，化神奇为腐朽”好像暗藏了什么玄机，一时间却也不能参透。

也许这些不明所以的东西只有在实战时才能体会吧，冷逸风取出环子抢，举着个火把向洞的深处走去，暗咐若找到什么大型的动物也许可以试试这“化神奇为腐朽”之力。但一路上却没有遇到大型的动物，倒是那些个头不足三尺的小蛇随处可见。

洞内甬道密布，为防返回时不得要领，冷逸风在所有岔道处都做好标记才敢一路往里而行。大约走有半个时辰，这条岔道豁然开朗，出现一间石室，石室几乎呈标准的矩形，左右上下均七、八丈有余，内壁异常光滑，比起外面随处可见的嶙峋怪石，这个石室像是经过了人为的雕琢般精致。石室最里处的“墙角”有个宽和高各三尺左右的甬道，不知是通向何处，里面又是什么情形却不得而知。

石室内干燥无比，空气比其它地方更加清新，甬道内更似乎有阴风袭来。可能甬道与外界相连，这个石室真是自然的产物么？如果说不是，却不见任何人工打磨的痕迹。冷逸风暗想，也许可以给夏诚说一声，以后自己就搬到这里来住了。这里空气比洞口清新，也更加干燥，更适合人居住，而且这里没有那些毒蛇之类的东西来打扰。这里怎么会没有动物呢？

思索间一头巨鳄却从甬道内狂冲而出，巨鳄长近一丈，身体硕状非常，一身铁甲在火把的照印下阴光闪闪。一头重愈八百斤的巨鳄以来势却如野牛，实在不可思议。原来有如斯怪物在此石室内安身，难怪其它动物不敢越雷池半步。

冷逸风见巨鳄来势汹汹，自己就算全力一挡怕也是无法招架，何况自己只是单手提枪，忙侧身一避，无奈巨鳄身形巨大，动作迅猛，逸风这一闪身并未能全身而退，巨鳄擦着逸风胸口掠过，巨鳄的铁甲竟将逸风胸口的皮甲擦得裂开，胸口隐隐生痛。眼见这怪物就要冲过，逸风正想放下火把与之一搏，怪物巨尾横扫而来，逸风决计没有想到这个怪物竟然厉害如此，被巨尾扫中膝盖，千钧之力涌来，逸风立即顺势往前扑倒，否则双腿怕是就废掉了。

冷逸风忙往巨鳄身后滚开，将火把插在沙地上，环子抢拄着地面迅速起身。这时，巨鳄又已迎面扑来，血盆巨口张得老大，满嘴的钢齿寒光闪闪，迅猛的动作和笨拙的身材毫不相称。冷逸风不敢怠慢向左撤开一丈有余，巨鳄猛然把速度降到可以自如控制的程度，钢牙左嘶右咬，逸风左穿右跳毫无还手之力，甚是狼狈。

巨鳄向逸风猛扑，冷逸风急忙跃到巨鳄右侧，钢牙相撞，竟发出如金器相碰的声音。逸风忙挺枪刺向巨鳄前腿，巨鳄眼见已回救无门，往前狂冲，可是速度却也抵不过铁枪挺进的速度。逸风眼看就要得手。

铁枪刺在巨鳄背脊处，却并不能入肉。鳄皮坚硬如石，竟连铁枪也无法刺入。遗风忙催加内力，巨鳄却已向前冲出铁枪攻击范围。

冷逸风再不敢小看这巨物，忙以“天王战意”书中所说的御气方式护住大腿以下的所有部位。手上功力也随之催动，内劲源源不断地输入枪题，枪尖发出尖锐的划空之声，四面幻化出无数枪影。钢枪毫不留情刺在巨鳄身上，那巨鳄竟然也懂得用钢牙铁尾格挡枪的攻势，但无奈身型实在巨大，行动虽说矫健，却也抵不过逸风全力催动的攻击速度，虽然枪像雨点般砸中巨鳄，却也伤不得它半毫。

逸风猛然记起在桃林里和尚口中所谓的“无心斩”，那种内力倾泻而出的“招式”似乎威力巨大，既然没办法刺穿眼前这怪物的鳞甲，也只好一搏了。冷逸风想奋力将内力凝聚在手肘处，却又不得要领。内力只能源源不断向前输出，却不能凝聚，而且就连左手也不能聚集起内力了，看来左手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可是这一好，是福还是祸呢？逸风有些哭笑不得，竟然有想逃的感觉。

面对二三十山贼、二三十把兵刃自己都没有想过要逃，这次竟然有想逃的冲动，不知是因为面对的只是一头不会讲话的怪物不需要在乎颜面还是因为实在是败得心服口服了。

“名字倒是挺洒脱嘛，可惜人却做得死板，打不过就先逃了……”婉清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或者逃是个好办法，可是，面前的是只“手无寸铁”的动物啊。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的就是要打击对手的弱点。可是这怪物通体如同覆有钢甲，确实不知弱点在何处。也许在腹部，可是巨鳄腿短，腹部紧贴在地面，谈何打击？

实在不知从何下手。

一人一鳄快攻慢打，相持了近半个时辰，逸风渐感体力不支，章法开始有些凌乱，双腿也被鳄尾扫到数回，好在有“天王战意”护住脚部。而巨鳄却越战越勇，俨然一个武林高手的样子，有攻有防，丝毫不露破绽。

回看冷逸风已被巨鳄逼至石室死角处，再没有足够的空间以供闪躲，灵巧的优势再也无处发挥。巨鳄却加快攻势，左右扑咬，冷逸风以枪挡牙，狼狈不堪。巨鳄向左脚一虚扑，逸风不知有诈，忙将钢枪向下猛插以救左脚，巨鳄却猛然回头狂攻右腿，逸风见已来不及回枪，忙死命跃起，巨鳄迅速向前欺进，占住逸风仅剩的栖身之地，仰头张开巨嘴，满嘴铁牙寒光闪闪，就等逸风落下。

逸风见状大惊，这巨物竟有如此思维，好像是受过训练一般，不会是某武林高手功成名就后豢养出来的怪物吧？自己会不会因祸得福于此地获得绝世武功呢？世上哪会有如此多武林高手，哪会有如此多的奇遇。自然界生存的竞争非常残酷，此巨鳄独居于此定是经过了多番争夺，保护领地又经过了多次恶战，练得如此身手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眼见巨鳄毫无退让之意，那钢牙闪着锐不可当的光芒，不说“天王战意”就算有金刚不坏之身怕是也要被撕得七凌八落。逸风忙以枪尾在石壁上重重一磕，身形向外掠出一丈。巨鳄一招不成却也不气馁，返身再往外狂追而出。

见巨鳄如此穷追不舍，逸风灵机一动，往出口处狂奔而出，巨鳄也紧追不舍。往外奔出一段路程，通道开始变窄，到通道宽三尺左右之处，逸风跃起半丈，双脚蹬住两面石壁，身形立即悬在半空。竖枪狂刺鳄眼，巨鳄不惊不慌，徐徐往后退去，头部左右闪躲，避开逸风的攻击，后退的动作却明显不如前进时自如。逸风身体悬在空中虽得占优势，却又无法进退。巨鳄退出逸风攻击距离，也不急于离去，两只小眼紧盯着逸风，身形蠢蠢欲动。

逸风反复思量，这样耗下去却是对自己无利，巨鳄以逸待劳，巨嘴微张，似有嘲笑之意。冷逸风猛然跳下，转身狂奔，巨鳄再次跟上。

通道越来越窄，越深越黑，逸风几乎完全靠着脚下的感觉狂奔，身后的巨鳄似乎有暗中也能见物的功能，速度丝毫不减。逸风用枪暗中试了试两壁的宽度，速度稍减，巨鳄逐渐追上，待带巨鳄距自己仅仅一尺之遥远的时候，逸风忽然稳住身形，一个后空翻轻身落在巨鳄身后。巨鳄赶忙减速，却已来不及了，巨大的惯性使其冲进里面狭小之处，刚好卡住，进退不得。

逸风总算松了口气，举枪挺向鳄尾，巨鳄虽回不得头，巨尾却不忘挣扎。但是灵巧程度却大打折扣，鳄尾连连中枪，虽然铁枪刺不穿鳄皮，但是巨鳄却也能感觉疼痛，巨鳄连连发出类似咆哮之声，逸风也不理会，只管乱刺。挣扎间，巨鳄铁尾忽然竖起，如重锤般迎面向下砸。着招来势甚猛，却是“中门大开”，逸风抓准机会，以最大的力道把钢枪扎入巨鳄肛门，钢枪毫无阻挡，直直扎入鳄体，枪身一半没入巨鳄体内。

巨鳄开始发出最后死亡的咆哮，最后强烈的挣扎力崩河山，逸风连枪都不敢拔，在一旁喘气入牛，索性等巨鳄死去了再去拔枪。

巨鳄挣扎了近半个时辰，总算逐渐没了声息，逸风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逸风拉住枪尾巴，用力往外拔，枪竟然纹丝不动，运气再拔，总算将枪拔出，自己却险些摔得四脚朝天。

逸风暗想，这鳄皮坚硬如甲，用来作衣甲倒是块好材料，不能浪费了。便拉住鳄尾往外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也不能将巨鳄拉出。逸风干脆用枪剖开鳄腹，把内脏通通剖出来才将一具空壳了的巨鳄拉出，这已经空壳了的怪物也有四五百斤，难怪力道如此之大。

逸风用了一个多时辰总算把巨鳄拉到洞口，自己也累得不行，索性先睡上一觉再作打算。

冷逸风一觉醒来，篝火也已燃尽，只有火堆中心还有点点火星。看来已经睡了不下一个时辰了，肚子也开始觉出饥饿。逸风重新把火堆燃起，从包裹里掏出干粮和“天王战意”心法，边啃边研究。

书中讲得很简单，气经丹田至神阙、建里、巨阙、鸠尾、中庭、玉堂、华盖、天突；再到脑户、百会、神庭。这些都是些一般的运气方法，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护住这些大穴不用它说，是人都会这样做。除了一句“以气导力，可化神奇为腐朽。”似有过人之处之外，实在不知道有何高深之处。

何为以气导力？正在思索之时，洞口的水面一阵骚动，逸风忙提枪闪到暗处。水面先是冒起一通气泡，一个巨大的油布包袱浮出水面，随即包袱向岸边漂过来。明显是有人在后面推动，但来人被包袱挡住，不知道是谁。逸风猜到多半是夏诚，却又不敢肯定。为以防万一，逸风仍躲在暗处观看。

包袱靠在岸边上，后面却走出一个身着黑色紧身衣的女人。黑色的紧身衣今贴在身体上，勾勒出完美的少女的曲线，头发盘成髻，露出修长白皙的脖子，两耳上细长的耳坠轻柔地悬在脸旁，衬得微瘦的双颊更显得柔媚。

女孩见到篝火好像并不觉得奇怪，这倒是让逸风觉得很是奇怪，再仔细一看，竟然是帮主杨瑛。杨瑛平时都穿着绛红色的赤雁甲，头发都像男人一般打理，从来未曾以这付模样出现过，一时间逸风竟没认出来。没想到帮主竟然是个清艳脱俗的大美女。出神间，只见帮主环顾了一下四周，竟然将紧身衣脱了下来。逸风正要回头，却见杨瑛已除去连体黑衣，里面竟还有一身白色内衣，内衣竟是干爽依旧。原来那件黑色紧身衣是用鲨皮制成，可滴水不漏。

等杨瑛从包袱里取出一套外衣服穿上，在火堆旁把头发晾干，逸风才从暗处走出。

为避免尴尬，冷逸风装出很意外的样子，“帮主何时到这里的啊？”

杨瑛笑笑，“来了一阵了，委屈你要你呆在这里，我给你带了些柴禾和吃的下来。”

冷逸风也淡淡一笑，“帮主不要这样说，这里也算是个练功的好地方。我刚在这里斩杀了一头巨鳄，这巨鳄皮坚如铁，我已经把它剥下来了，帮主看可否做成皮甲。”

杨瑛接过鳄皮，仔细端详一番，赞道，“这头巨鳄怕是有百年历史了，这皮真是做成护甲的好材料，等我回去请帮里的师傅做成皮甲再给你带回来。”

冷逸风也不推让，“那就有劳帮主了。”

两人东拉西扯一番，不过是杨瑛问些在此是否习惯，逸风讲讲这两天来的遭遇而已。

说了一番，杨瑛忽然问道，“夏护法给你的‘天王战意’心法你可有修习？”

冷逸风点了点头，“心法我已经看过，并已牢记于心。只是‘以气导力，可以化神奇为腐朽’一句，属下不明白是何意。”

“‘以气导力’，不仅是要以气护穴，更要以气劲带动击中自己的力道，以转移力道，化解伤害。其绝妙之处是以动气换静气，不以静气护体，而以动气导力。要做到动气换静气，必须要使各大要穴间真气互通自如，以期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化解力道。熟练之后，自会有化敌之神奇为腐朽之功效。不过这种境界也不是短短几日就可以达到的，你要勤加练习，心法修炼不比招式，切忌急于求成，以免自伤身体。”

“哦，属下明白了，谢帮主指点。那‘无心斩’是怎么回事？上次在湖西与渔村的桃林里，属下用‘回风落雁’时，由于左手筋脉有伤，气劲不通，胡乱斩出一招，那和尚竟说是我帮‘无心斩’。这……”

“真有此时？当时你是怎样催动气劲的？”

“当时有伤在身，只觉得气劲堵在左手断筋之处，由于情况紧急，便舍命催动，不想竟然猛然爆发，气劲如决堤洪水般冲出……战巨鳄时却再也使不出来。”

杨瑛低头思索了一回，“天王帮的武功招式大致上如出一辙，招式越刚猛攻击力越强，需求内力程度更甚，要求对内力的控制程度也更高。‘回风落雁’要求内劲缓慢输送，要求细水长流，攻击力较弱。‘无心斩’要求将内力控制在肘间，先聚集，再爆发，如此反复，攻击力更甚一筹。但是要求更深厚的内力才可驾御，否则内力喷涌而出，便会失去虚脱失去战力。”

冷逸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试着在肘间凝聚内力，却不得要领。武功这东西，说起来是一套，做起来却又是一套，真的是说起容易，做起却不简单。想那杨瑛以一弱质女流之身修习如此刚猛的武功，且小小年纪便有此修为，定是得了高人指点而自身也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

冷逸风暗下决心，看来这天王帮的武功是以修内力为主要，以后定要强加练习，以期早日走出这阴暗的地牢。

二人又寒暄了一回，冷逸风提枪往洞内隐去，等杨瑛换上鲨皮黑衣潜出逸风才回来。

逸风往火堆里加了一回柴，便运气入定。气劲绕全身筋脉一周，周身舒爽无比；再加速运行一周，速度似乎有加快，但是舒爽的感觉却完全消失，只觉得疲累非常；想要再运行一次，气劲却显得十分柔弱，只能感觉到一丝气劲在隐隐游动，强行运行一周，气若游丝，竟然感觉不到气劲消失何处去了。一般情况下运气绕周身筋脉而行，可以获得一定体力的恢复，且可提升内力，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运气过程，而所能获得的提升也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加速运行内力，会大量消耗体力，提升或退步却是未知之数。冷逸风这遭也是第一次加速运行内气，是得到杨瑛的指点后，自以为这样的修习可以使内力在各穴位筋脉间通行自如，却不知会有如此的消耗，自是大惊，忙将所剩无几的内力纳入丹田。

其实所谓的“以气导力”说起来太过悬乎，杨瑛不是一个好老师，未曾想到用更为简单的方式向逸风讲解。“以气导力”实际上就是以气导气，只有不会武功或者武功低微的人才会以蛮力伤人，真正的高手对决中，每招每式都是以内力为伤人武器，以筋脉要穴为攻击目标。当内力侵入击中部位，会对筋脉和穴位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如若以气御气，将其导出，就会仅仅受皮外伤，更有甚者可将其吸收，以为己用。少林的“易筋经”使筋脉错位，武当的“坐忘无我”以内力化解气劲，都是为了避免筋脉受到伤害。而天王帮“天王战意”是以内力导出气劲的内功，以内力转移内力。

不同门派会都会创造出不同的武功，而天下武功均有相通之处，而又有不同之处。一个人要修习各种不同门派的内功心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各门派武功虽有相通之处，其本质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各门派武功均是要内力的支持，而内功对招式的支持具有唯一性，用其它内力催动的武功招式必然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

内功可以根据运气方式的不同分为五系，与五行刚好可以配对。而五行又可相生相克，应运而生的武功也是相生相克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如世间所有的东西一样，武功也逃不出五行的支配。

也是正好因为有了五行的支配，武功便有了截然的分别。选择适合的武功来修炼，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若女子修习过于刚猛的武功，成就必然不高。而有五行之分的内力一旦注入体内，再修习不同五行属性的武功，即产生排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身体不能承受内力的排异，所以一个人决不能修习不同门派的武功，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承受这种排异，有少数体质特异的人可以承受排异，但要说将几种内力聚为一体，可以做到的人万中无一，即所谓的“武学奇才”。

天王、少林属金，武当、昆仑属土，峨嵋、翠烟属水，丐帮、天忍属火，唐门、五毒属木。

虽说武功有五行之分，可以相生相克，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火可以克金，而属火的天忍丐帮就一定可以战胜属金的天王、少林，只能说在武功上稍占优势。

冷逸风敛住内气，再次缓慢催动，内劲又开始绕穴而行。经一周天后，内劲开始缓慢恢复，运行到三个周天之后，内劲已恢复如常，似有精进，但又不能明显感觉出。

逸风从入定中醒来，篝火已经完全熄灭，连火星都不剩了。四周一片漆黑，感觉十分空洞。隐隐约约好像可以看见四周嶙峋的石壁发出的点点阴森的寒光，两天来在洞中的日子，逸风已经开始适应这种黑暗，似乎开始有了暗中视物的能力。

周围传来稀疏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接近。逸风竖起耳朵仔细聆听，那种声响却又似有若无，很不真切。逸风心想也许是在这洞里呆久了，过分的精神紧张让自己产生了这种幻觉，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声音却蓦地真切起来，似乎离自己很近，虽然仍是如游丝般轻柔，却比刚才更加真切了。

逸风忙敛住呼吸，那声音越来越大，已不似刚才那样断断续续，是一阵连续的声响，似水在流动时发出的声音，可是洞口的水是一片死水，不应该有这样的声音。逸风想，也许是一条大鱼闯进了洞内的水域，便松了口气，掏出火石，点起火把。

火把甫一燃起，逸风已习惯黑暗的眼睛感到丝丝刺痛，逸风忙闭起眼睛，想逐渐适应火把的光线。那声音却猛然加剧，水声不断响起，似是有东西在水里快速游动。忽然响起有东西拍打在水面的声音，声响十分清脆。

逸风仍未适应火光，不敢去看。

“哗……”水面一阵狂响，似乎有东西从水里跃起，接着是一阵快速奔跑的声音。

逸风忙张开眼睛，却只见到一头和熊大小相仿的东西向洞内狂奔而去。速度更甚之前所遇的巨鳄，匆匆一瞥只看到一团白影掠去，似乎身上有白色的长毛，好像有条短尾。

是什么东西？逸风大惊。据自己的了解，两栖动物身上不应该有长毛，但如果不是两栖动物，能在这个洞内栖身的，将会是什么东西？

难道见到了传说中的水怪？这东西却和自己想象中的水怪相去甚远，传说中能在诺大洞庭湖兴风作浪的水怪应是个庞然巨物，这东西体型却还不如键牛高大，如何能兴风作浪？如果不是水怪，这东西会是何物呢？

惊诧之间，怪物已消失得毫无影踪，冷逸风忙打着火把往里追，却已经为时已晚。进到一岔路口，怪物已然不知去向。逸风忙俯身查看，地面居然没有脚印，如此的庞然大物在沙地上竟然没有留下脚印，纵使是武林高手，在沙地上想要不留痕迹也要费一番功夫，这东西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是神奇！

逸风悻悻地往洞口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思索这个神奇的东西究竟是何怪物。忽然火把中一阵噼啪的爆裂声，像是火把里的油惨了水一样，沉思中的逸风吃了一惊，练武之人的警觉立即使他停下了脚步，又是一阵爆裂声，逸风下意识地抬头往向通道顶。

通道顶离地面约了两丈高，火把的光线照上去看得不是十分真切，黑压压的洞顶似乎有一大团白色的东西，而水珠正是从那东西上面滴下来的。逸风把火把举过头顶，那团白色的物体好像动了一下，逸风头皮开始有点发麻，逸风眯起眼睛仔细观望，那东西却忽地向洞里的方向窜了出去，逸风浑身一颤，疯狂向洞外冲出。

一路冲到洞口，心跳速度仍然是快得非常，恐惧更加剧了体力的消耗，逸风喘气如牛，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不断滑落。休息了好半天，总算回过神来。

那团倒挂在通道顶上的白色物体体型与先前见过的“水怪”大小相仿，那“水怪”尾部也是白色，莫非原本就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一个身型如熊的物体如何能倒挂在洞顶呢？而且在洞顶跑动的速度竟然不亚于在平地上。

其实逸风已经猜中了。那水怪在这个洞中呆的时日已经不计其数，生存的斗争使它几乎会利用洞里一切的有利条件。而它也是机警、狡猾无比，听得逸风追赶上来，便立即溜上洞顶。逸风往里追时速度太快，自然没有注意洞顶竟然有个怪物，所以追到岔道口时逸风发现地面没有脚印。正常情况下逸风也许不会惧怕这个怪物，即使打不过，可能逸风也要搏上一搏，但是怪物倒挂在洞顶这一情形确实超过了逸风的理解范围，以至恐惧战胜了斗志，才落荒而逃。

冷逸风吃了点东西，靠在墙角的“床”上准备睡上一觉，但那白色的身影却总也挥之不去。有些都是不知道就不怕，知道了也不怕，越是一知半解便越是可怕。逸风已经知道这个洞里有个奇怪的东西存在，自然是辗转难眠。逸风索性坐起来运气修练内功，可是却难以气定神闲，以至内息有些杂乱无章。

逸风强迫自己敛住心神，却老是害怕那怪物在自己入定的时候袭来，心神更是收敛不住。猛然间却发现气劲在手肘曲泽和尺泽而穴聚集，逸风赶忙“触碰”一下气劲聚集在此的感觉，却不得要领，把它散去，却再也聚不起来。正要准备放弃，气劲却又有开始聚集的迹象。逸风忙提起枪将气劲爆发出来，枪尖砸在洞壁上，火星四射。逸风仔细思索了一番，气劲却总是故意和他作对似的，要的时候没有，不要的时候却又有了。

冷逸风恍然大悟，“无心斩”要的就是“无心”，有意为之而不得。

逸风开始小心翼翼地练习“无心斩”的招式，之所以说“小心”，是他在仔细地体会那种气劲聚集的感觉。几百次反复的练习，满壁嶙峋的怪石显得更加凹凸不平，“无心斩”也逐渐开始收放自如。那怪物的事却被抛之脑后。

洞口的水面忽然一阵骚动，逸风忙调转枪头，气劲乖乖地聚集在曲泽、尺泽二穴，逸风颇为自得。来人却是夏诚。

“逸风，你前两个时辰是否一直在此？”夏诚还未上岸便急急问道，神色颇为慌张。

冷逸风本想把自己已可以自如发挥“无心斩”的事告诉夏诚，但见夏诚神色慌张，忙答道：“属下一直在此，夏护法何事如此慌张？”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头奇怪的动物游进来？”

“夏护法说的可是一头浑身白毛的东西？”逸风忙把见到怪物和追踪怪物的事和夏诚讲了一番，夏诚听得连连点头。

“原来这洞中真有水怪……”夏诚边说边叹气。

“夏护法，发生了什么事情？”逸风实在不解夏诚为何会为一怪物而叹气，就算洞中有水怪又能怎样？逸风实在不信那个不够牛大的家伙能在洞庭湖兴风作浪。

“两个时辰以前，帮中两位兄弟在岛附近打鱼，不一会便满载而归。他们把两个鱼筐运下船，两人共抬一个筐回帮里。待二人回去抬第二筐鱼的时候，发现一个通体是白色长毛的怪物趴在筐边吃鱼。两人挥着扁担过去想要把怪物吓走，怪物却当仁不让，一番搏斗下来，一个兄弟已伤重不治，另一个因为已经奄奄一息。兄弟们把他二人救回后用箭射伤了那怪物，那熊一样的怪物竟然跳进水中游走了。兄弟们都说那必然就是住在湖底洞里的水怪，帮主知晓此时后交代我立即来看看你，以免你遭到你测。”

“哦？那怪物竟有本事伤得本帮的弟兄？”

“见过那怪物的兄弟们都说那怪物动作异常矫健，兄弟们救回人后，二十几个人每人射了十来箭竟然只有一箭射中，其余通通都被它闪开或打下。那二十来人武功都不弱，二十几箭齐发，饶是武林好手也不见得能全身而退。”

“那怪物身手确实矫健，而且在洞顶也是如履平地。”

“逸风，你若是遇到那怪物要尽量躲开，我回去再和帮主商量一下，让她放你出去，这里实在太危险。”

冷逸风一言不发，想象着那奄奄一息的兄弟，将钢牙咬得咯咯直响，双眼微红，满胸的愤怒似要从眼中喷出。然而逸风却淡淡地对夏诚说，“夏护法，你先回去吧，属下自会小心躲开那怪物。”

夏诚点点头，转身跃入水中。

夏诚匆忙赶回帮里，刚进帮门，立即有人来报，刚才和水怪搏斗的兄弟快不行了，所有的伤口流出黑色的血液。

夏诚赶快一路赶到那兄弟的房间，只见那人满头大汗，上牙死死地咬住下唇，下唇被咬得溢出血丝，黑色的血从包扎在伤口上的布条上浸出，本是白色的布条想是墨染过了一般。帮里的医生呆呆地立在一旁，手足无措。

夏诚看着兄弟忍住痛的样子，心里一阵揪痛，对那医生大吼，“快救人，呆站着干什么！”

那医生无奈地看着夏诚，有气无力地说，“夏护法，这种毒属下从未见过，属下怕是解不了。”

夏诚转头对候在门外的弟子吼到，“去请天护法！”

片刻之后，天护法路云远飘然而至。中毒的兄弟已经晕了过去，但他一直死死咬住下唇，没发出一丝呻吟。路云远看了一下伤口，摇了摇头，点了那人气户、神封二穴，然后亲自去帮里的药房抓药。夏诚见路云远摇了摇头，又没有说话，赶忙跟在他后面出来。

“路兄，那兄弟情况如何？”

“夏兄弟，我封住了他的穴道，暂时可以阻止血气攻心。现在去拿点药拖住病情，恐怕得去巴陵县求吴神医出手救人。”

“巴陵县有个吴神医？没有听说过啊。”

“他本来是个神医，但是自从自己儿子病死之后便不再行医，现在在巴陵县开了家小药店，卖些草药，不再为人看病。我曾与之有些交情，希望他愿意出手帮忙。”

“这次无论如何要请他出手。我亲自去巴陵县，你留下来尽量稳住那兄弟的病情，我尽快回来。我去禀告帮主，马上就出发。”

“你这次去最好三日内赶回，迟也不能迟过五日。过了三日，这兄弟怕是以后都不能练武功了，而过了五日，恐怕是性命难保。”

夏诚从帮主的房间出来，径直出岛而去。半拄香之后，杨瑛匆匆从房间里出来，一身黑色的鲨皮劲装很是惹眼。

夏诚快马加鞭向西急驰，半日只后，已进入巴陵县。巴陵县虽说是一个县，却只和战前的朱仙镇大小相若。城外的城墙已只剩下残垣断壁，战争还未打到南方，多年来的和平似乎让人忘记了修葺这些重要的防御设施。出了城往东，是高峻挺拔的武陵山脉，武陵山脉不适于农作物的生长，且造成了交通的不便，以至这个小县城几乎还是和建成的时候大小相若。

城内只有纵横两条街，不到一千户人家。夏诚随便一打听，很容易就知道了吴姓药商的所在。夏诚也不敢耽搁，直奔吴氏药店。吴氏药店只是一个小药店，门面不足一丈宽，里面设施简陋，店内并无顾客，唯一的一个儒生摸样的人正忙前忙后地整理药草，想来这人应该便是那吴神医。

夏诚奔进药店，对那儒生拱拱手，“吴神医，我家兄弟……”

儒生面无表情，“兄台怕是认错人了，在下确实姓吴，但只是一个草药贩子，并不是什么神医。”

“神医，此事十万火急，人命关天，万望神医出手相助。”

那儒生面露憎恶神色，“都说我不是什么神医，你要是要买药就把方子给我，不买就请便，我还有事要忙。”

“那么敢问先生，若是中了奇毒，应如何解呢？”

儒生笑道，“你这人甚是奇怪，问药应该找医生，我不过是个药贩子，对治病解药之事一窍不通。”

夏诚想起路护法曾与之有些交情，忙道，“家兄洞庭湖路云远叫我来此求药救人，望先生多多帮忙。”

那儒生脸色似乎有些缓和，“既是故人之亲，这里有包药劳烦你帮我带给路兄弟，这包药可滋生养息，你告诉路兄弟若是以武陵山伏流洞火蜥蜴鳞片和洞庭湖绿毛龟龟壳为引，此药更有奇效。但治病解毒之事我确实不懂，兄弟请另请高明。”

夏诚拱手道，“多谢先生赠药，后会有期。”

夏诚出了药店，直奔武陵山伏流洞。伏流洞内蜥蜴便地皆是，却未曾见得那吴神医所说的火蜥蜴。找了个把时辰，仍是毫无收获，夏诚心中焦急，但若找不到药引，这奇药也不过只是一般草药。正当烦闷，却听得洞外一阵马儿的嘶鸣。夏诚忙飞身而出，若是这马有个闪失，怕是就算找到火蜥蜴也难以及时赶回洞庭湖。

夏诚冲出洞口，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骑在马上，那马却不听使唤，不管少年如何鞭打，只是嘶鸣，却不前行。见到夏诚从洞里跳出，更是急噪，死命打马，那马吃痛，前蹄举起，头颈一阵猛甩，少年随即落马。那少年掉下马来，痛也不管，翻身就跑。

夏诚心中本就焦急，见那少年想要逃跑，暴喝一声，“站住！”

那少年似乎被这一喝镇住，头也不回就跪在地上猛磕头，“大爷饶命，小的是饿得没办法才偷您的马，大爷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夏诚见那少年衣衫褴褛，身形瘦削，动了恻隐之心，掏出些碎银子，“你过来，我这里有些碎银子，你拿去买点东西吃。”

那少年回过身来，却不起身，不停地磕头嘴里只道，“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夏诚见少年吓成这般，想来是平时偷窃经常受人鞭打。便又掏出些碎银子，走到那少年面前，把那少年扶起。却赫然看到那少年脖子上竟然系着一块金光闪闪的鳞片，正是自己要找的火蜥蜴鳞片。忙道，“我给你钱却也不是白给，你得用你脖子上那块鳞片交换。”

少年手忙脚乱地将鳞片解下，递给夏诚，“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之物，大爷喜欢便拿去吧。”却只是看着夏诚手中的银子，不敢去拿。

夏诚把银子塞给少年，翻身上马，那少年望着夏诚的背影，嘴里还在叨念，“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下了武陵山，夏诚连巴陵城也不进，一路向东，直奔洞庭湖。

夏诚星夜不停，连续赶路，回到天王帮时，距他离岛已有一日半。药是到手了，可药引却还差一味。虽说这绿毛龟是洞庭湖所产之物，但是夏诚入帮二是余年，却未曾得见一次，传说这绿毛龟确也是大补之物，但是产量极少，是可遇不可求之物。偶尔听说有渔民出售，但也仅仅只是听说而已，传说中此龟乃天价，但现时也是有钱无市。

夏诚立即召集所有在岛的帮众，现时留在岛上的帮众三千有余，安排八百余人去各渔村探听是否有人捕获绿毛龟。其余两千余人进湖搜捕，岛上仅余百来人看守。顷刻间，百余条渔船驶进湖区，千余人无船可用，在岸边潜水搜寻，声势甚为壮观。

夏诚一夜未睡，纵然自己也是毫无睡意，但众兄弟担心他入水会出事，一致不让他入湖搜索。夏诚拗不过大家，只得去湖西渔村碰碰运气。时已是晌午，村子里多数人家已经在吃中饭了，一日的奔波，颗米未进，夏诚也觉得腹中空虚，但时间紧迫，夏诚在路边一个小摊上买了几个茶叶蛋，直奔鱼市。鱼市不大，只有十数个渔民在叫卖，夏诚逐一问过，非但没得卖，有几个渔民甚至从未听说过绿毛龟这种东西。夏诚却也不愿意放弃，每家酒楼饭店逐一都打听了一遍，却还是没有找到绿毛龟。

夏诚有些失望，毕竟湖西渔村是最大的渔民聚集点了，怕是派出去的八百兄弟也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了，只能希望看湖里的兄弟能不能好运地捞到一只了。夏诚满腹心事地往湖边走，一边剥刚买的茶叶蛋。

路边有个小孩蹲在地上翻土，一边将翻出来的蚯蚓拣起来装在一个破钵里。不知是看见夏诚走过来还是被他手中茶叶蛋的香味所吸引，小孩停下手里的活计，两眼出神地望着夏诚手中的鸡蛋，重重地咽了口口水。

夏诚也发现了小孩正看着自己手中的鸡蛋，便顺手递给小孩。小孩没有伸手来接，却又重重地咽了口口水。夏诚蹲下身来，“小弟弟，你不是想吃么，叔叔给你吃。”

小孩摇摇头，“我娘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夏诚摸摸小孩的头，“真是个好孩子，这样吧，你把那些蚯蚓送给叔叔，就当是和叔叔换鸡蛋吧。”

小孩高高兴兴地点了点头，一把抓起剥了一半茶叶蛋狼吞虎咽起来，一手还指指钵里的蚯蚓。夏诚笑了笑，为了不让这个懂事的孩子失望，他端起那个破钵往湖边走去。

洞庭湖一望无际，要这绿毛龟是何生活习性无人知晓，该从何找起呢？话是说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希望，可是这八百里洞庭湖，要找只龟，实属是大海捞针。

一白胡老者正在岸边东张西望，好像是在等什么人。看到夏诚在水边站定，老者走上来问，“小伙子，有没有见过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他说好去帮我挖蚯蚓，都半个时辰了还不回来，我的鱼饵都用完了。”

夏诚不知老者说的是不是自己在半路所遇的小孩，心想这钵蚯蚓自己拿来也毫无用处，何不做个顺水人情送与这老者呢。“前辈，我这里有些蚯蚓，恰好我的鱼竿又在路上不小心折断了，这些蚯蚓就送与你吧。”

老者倒是毫不客气，乐呵呵地接过蚯蚓，抓起一只装在鱼竿上，重重将鱼竿甩出。然后伸手在鱼篓里捞，“今天真倒运，鱼饵都被吃光了却没钓上条鱼来，没什么好拿来答谢你的，刚才钓起来一只龟，就送给你吧。”

夏诚一看老者手里的龟，那龟头脚都缩在龟壳里，壳上长满青苔似的绿毛。正是夏诚千方百计要找的绿毛龟，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无心插柳柳却成荫。心情亦随之豁然开朗。

夏诚谢过老者，拿起那龟返回天王岛。

却说杨瑛潜进湖底洞，却不见冷逸风踪影。夏诚先来报说水怪伤了帮中兄弟，杨瑛立即派他去告之逸风，怕是那水怪真是住在湖底洞里。不想夏诚回来竟说逸风已经见过那水怪，又说水怪含有难解的剧毒。以逸风的性子，怕他要去找那水怪报仇，且不说斗不斗得过那水怪，要是被咬上一口，那毒能不能解还是个未知之数。忙亲自下来找逸风，逸风却已经不见影踪。

算算夏诚从湖底洞见过逸风回来到自己再入湖底洞，不足半个时辰，且篝火也未烧完，想来就算是逸风去寻那水怪了，也应该没有走远。

杨瑛忙点燃一根较粗大的柴禾往里追，连鲨皮黑甲都未除下。

杨瑛虽是早就知道湖底洞的所在，却从未深入过内里。洞里煞是阴森恐怖，凉意阵阵地袭来，逼得杨瑛时不时打个冷战，虽说自己是有武功护身，但这种环境却也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的女子感到无所适从。

洞里好似有阴风吹过，飘过一阵桐油烧过的味道，杨瑛忙大呼逸风，洞内除了传出一声比一声更悠远、更微弱的回声之外，却没有任何声音。那回声荡来荡去，荡得杨瑛心里发毛，全身的汗毛也被荡得竖起。杨瑛想要放弃，她想可能逸风只是进洞去看看，就算逸风是去找那水怪，这湖底洞如此之大，也未必能让他寻着那水怪。可是回头一看，出口也如洞里般阴森。万一逸风碰上那水怪怎么办？万一逸风被那水怪咬了怎么办？既是我安排他住在这里我就要将他安全无恙地带出去。

杨瑛硬起头皮往里走，耳边似乎有丝丝物体滑过地面的声音，身后似有种无形的压力逼向自己，猛地回头，身后却空无一物。洞的深处好像有脚步声，杨瑛想喊一声，嗓子里却发出一种嘶哑的声响，像是有东西压在声带上不让它发声。杨瑛轻轻地咳嗽了两声，清清喉咙，总算喊出声来，洞里仍是只有回音。仔细听那脚步声，却是自己的心跳声。

杨瑛心情更加紧张，脚下的步伐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转了几道弯，眼前赫然是一个岔道口。

夏诚从离开湖底洞之后，冷逸风便开始收拾行当。这洞有多深自己也不知晓，只得尽量多备干粮火把，好好搜索一番。但却又不能带得过多，一是带多了费事，二是带多了也不起作用，自己最多只能在洞里呆上两日，在洞内睡觉是万万不敢的，必须要在体力消耗完之前赶回来。逸风把环子枪磨得透亮，将干粮捆扎好绑在腰间，八支火把绑在后背，加点起的一支，一共九支火把。原本预备的是八支火把，四进四出，但怕火把燃烧的时间长短不一，于是多准备了一支，四进五出。按一支火把可持续半个时辰来算，四支火把也足以走出十里以上了。

逸风一手钢枪，一手高举火把向洞内寻去。前一截路逸风已来过一次，速度自然比第一次进来要快了许多。以至杨瑛在其后不到两刻进来却已经不见逸风踪迹。

第一个岔道口有三条岔道通向洞里，最左边那条通往逸风打战巨鳄的石室，最右一条甬道较窄，逸风曾在里面斩杀巨鳄。逸风查探了一番，三条通道都没有水怪经过的痕迹，左路通往石室后已经是死路，而右路是越走越窄，想来不多时也要见底，而传说中水怪是住在洞里“第二层”，逸风便选了中间那条路走。虽然这前面一截路逸风已然是驾轻就熟，但为谨慎起见，逸风还是操起环子枪在洞壁上凿出一个大叉。

却说杨瑛寻人心切，一路上虽是又惊又怕，且又生疏，脚下是跌跌撞撞，速度却也还不慢。寻至这岔道口，杨瑛已不知该如何选择。探察一番之后，总算发现了逸风在石壁上凿出的痕迹，忙往里面寻去。杨瑛此刻心里是万分焦急，却未注意手中的柴禾已经燃去一半。

冷逸风不急不徐，一路上一边搜寻地面痕迹一边往里进，很是小心，速度自然减慢。而杨瑛乃一女子，本就是感性大于理性，认准一条路便死命往里追。但毕竟二人之间相距有段距离，加之通道是九曲十八弯，逸风自是察觉不到身后有人寻来，杨瑛心乱如麻，更不可能察觉。

如此追了一段时间，仍是不见逸风影踪。洞里又一片死寂，除了火把的忽忽声和自己的呼吸声，便没有其它声音。杨瑛心跳是越来越快，呼吸亦随之越来越沉重，越是这样，气氛便是越诡异。忽然间，燃过的柴禾带着火星坠下，把杨瑛吓得往后一跳，才发现柴禾已经所剩无几了，拿着柴禾的手已经可以感觉出灼热。

杨瑛开始觉得进退两难。进，柴禾很快就要烧完，若仍是寻不见逸风，再也寸步难行；退，柴禾也不能撑到出洞，自己进来的时候根本没注意地形，就算要摸出去也要费番功夫，但自己就这样退出去，如果逸风碰上那水怪……

杨瑛虽是在思索，脚下却未曾停下一步，眼看那柴禾是越来越短，仿佛心也随柴禾变短开始向喉间提升上来。

杨瑛咬咬牙，更加快步伐往里冲。这一咬牙间，把所有顾忌抛之脑后，心情反而平静了些许。可那柴禾却毫不留情，举着柴禾的手已经承受不了那欺近手边的灼热，杨瑛改为两只手指捏着那柴禾的底端，继续前进。却未去想若是逸风已死在洞内，自己这样贸然进如若是赔上一条性命，这天下第一大帮群龙无首会乱成什么样子，如果天王帮以为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人而偏向金国一方，恐怕大宋就要毁在自己一念之间。但杨瑛此刻心里全是逸风影子，也顾不得去想那诸多结果。杨瑛一向顾全大局，此番却不要命似的去寻逸风，是何原因便不得而知了。

杨瑛手上的柴禾总算完全熄灭，最后一点火星随她两指的松开而坠下。火星慢慢地熄灭，陷入完全的黑暗中，杨瑛原本已平静下来的心情也随最后一点火星的熄灭而回复紧张，嘴里不自觉地轻呼出逸风的姓名。

杨瑛停下脚步，重重地叹了口气，用力地闭上双眼，再张开双眼时，眼前似有团荧光在跳动。杨瑛知道那是自己还没适应眼前的黑暗而产生的虚幻的光影，揉了揉双眼。

杨瑛自知若此刻减慢速度，怕是更追不上打着火把的逸风了。忙伸出右手摸着石壁，迅速向前奔去。眼前是伸手不见五指，全靠着扶在石壁上的右手确定方向，石壁凹凸不平，偶尔伸出的嶙峋怪石锋利如刀，不知把杨瑛的手划出了多少血痕。

浓浓的黑暗蕴含着浓浓的恐惧从四面袭来，杨瑛几乎开始跑起来，虽然脚下跌跌撞撞，速度却丝毫不减，摔倒了咬牙站起来再跑。耳边呼呼的风声把身后的黑暗衬得更加阴森，杨瑛头也不敢回，只顾狂奔。

逸风一路搜索，通道尽头尽又是一巨大石室。室大如广场，逸风高举起火把，此石室宽不见边，自己走出的通道左右两端各有一通道，逸风忙退回来时的通道，在石壁上凿下记号才再走出。仔细查探一番，此石室竟有八条甬道通向各处，逸风暗自庆幸自己已做下记号，否则回去时怕要走错路了。

风站在石室中央，不知该如何选择，七条甬道通向何处是无人知晓，怪物走了哪条也是难以判断，而那怪物又不留半点痕迹，只得听天由命。

逸风随意拣了一条甬道作下记号，第一个火把已经燃尽，逸风忙换上一支，随手扔掉燃尽的火把，继续前行。

杨瑛跌跌撞撞向前冲，举目望去，四周尽是黑暗。这坚强的女子竟有种想哭的感觉。扶在石壁的右手猛然一空，杨瑛向前跌扑在地，泪失去控制似地流下。心里顿时觉得委屈，大喊了一声逸风。带着哭腔的声音射向四周的石壁，回声阵阵，引得杨瑛抽泣起来。

一路上本是寂静无声，忽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正用枪尖拨着地上一摊粪便的逸风很是吃惊。那声音听得真真切切，分明是帮主的声音，声音中的委屈亦是真真切切，逸风忙转身往回飞奔。

奔到石室处，只见得杨瑛坐在自己来时的通道口，双手环着双膝，低声抽泣。那神情甚是委屈，脸上全是泥泞，右手尽是伤痕，看着自己出现在面前竟然毫无动作，只是呆呆地望着自己，全然是一小姑娘的模样。逸风不敢相信眼前这楚楚可怜的小姑娘就是平时英姿焕发的帮助，愣在原地。